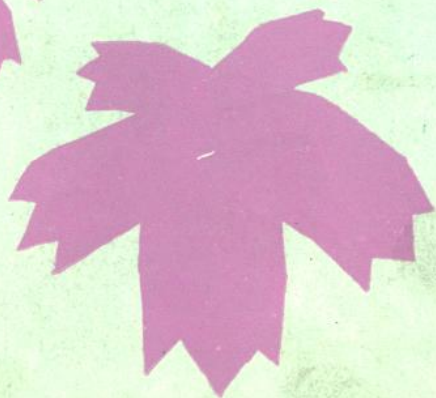


秦牧文集



● 艺 海 拾 贝
● 语 林 采 英



秦 牧 文 集

• 2 •

秦牧文集(二)

Qinmu Wenji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 300,000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5 插页: 6

1985年10月第1版 1985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6,100

责任编辑: 王德昌

责任校对: 刘文英

封面设计: 勤学

统一书号: 10158·874

定价: 2.55元

出 版 说 明

本卷，包括《艺海拾贝》和《语林采英》两本书，是作者论述文艺方面问题的姊妹篇。这次出版文集，作者对少数篇章曾作稍许修订。

DL 100/20

目 录

· 艺 海 拾 贝 ·

一本书的奇异经历

——一九八一年版《艺海拾贝》前记·····	3
核 心·····	9
鲜花百态和艺术风格·····	17
“果王”的美号·····	20
菊花与金鱼·····	24
鹦鹉与蝴蝶鸟·····	28
并蒂莲的美感·····	31
惠能和尚的偈语·····	34
鲜荔枝和干荔枝·····	39
虾 趣·····	43
《最后的晚餐》·····	47
茅台、花雕瓶子·····	50
河汉错综·····	55
细 节·····	59
数字与诗·····	62

画蛋·练功·····	64
秘 诀·····	67
哲人·小孩·····	70
象和蚁的童话·····	74
奇特的文学梦境·····	77
知识之网·····	80
两代人·····	86
蜜蜂的赞美·····	90
鲁班的妙手·····	93
南国盆景·····	97
巨 日·····	101
蒙古马的雕塑·····	105
高高翘起的象鼻子·····	109
幻想的彩翼·····	115
北京花房·····	119
《醉了的酒神》和《睡着的爱神》·····	124
一幅古画的风味·····	127
英雄手中的花束·····	129
镜 子·····	132
毒物和药·····	135
广州城徽·····	139
“邯郸学步”·····	142
独创一格·····	145
变 形·····	148

酷 肖.....	152
巧匠和竹.....	156
在词汇的海洋中.....	159
民族语言的热爱.....	164
譬喻之花.....	167
叠句的魅力.....	171
车窗文学欣赏.....	175
鹤哥的一语.....	179
神速的剪影.....	182
京剧译名.....	186
“一字师”	188
“狼吞虎咽”	190
放纵和控制.....	195
粗犷与细腻.....	199
眼睛的奥妙.....	202
小羊的刺激.....	204
两只青蛙.....	207
摔坏小提琴的故事.....	210
“上味”	213
笑的力量.....	216
艺术力量和文笔情趣.....	222
爱友·诤友.....	229
文学艺术与自然科学.....	234
掌握语言艺术 搞好文学创作.....	240

辩证规律在艺术创造上的运用·····	248
--------------------	-----

跋·····	264
--------	-----

· 语 林 采 英 ·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	271
表达意思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吗? ·····	276
各国作家锤炼语言的故事·····	282
热爱伟大祖国的美妙语言·····	290
在自己脑子里建立一座语言仓库·····	296
语言文字的传统势力·····	301
语言感受的灵敏度·····	308
语言大街上的一块绊脚石——艰涩·····	313
流畅自然的文笔·····	320
语言大街上的另一块绊脚石——含糊·····	326
描绘事物的清晰度·····	332
语言大街上的又一块绊脚石——罗唆·····	338
谈简洁·····	342
饱满的形象·····	348
语言的宝库在当代人的口头上·····	354
古代词语的生命力·····	362
外来词的吸收和消化·····	366
珍贵的民族共同语·····	372
感情的火花和语言的喷泉·····	378

驯服文字这头“野兽”	384
生活知识和丰富语言	393
中国气派和民族风格	399
掌握文学语言的音乐美	406
优 美	413
独特的性格语言	419
譬喻——语言艺术之花	424
叠字、排句的艺术魅力	429
委婉语词和隐语	435
论警句	442
妙语如珠	447
标点符号——文章中的无声英雄	453
错字别字——书面语中的沙砾	459
 后 记	 465

艺海拾贝——

一本书的奇异经历

——一九八一年版《艺海拾贝》前记

《艺海拾贝》，从初版至今，将有二十年的时间了。关于本书写作的动机和经过，一九六二年，我在原稿付印之前写的跋文中，已经作了说明，本来不需要再讲什么了，但是，由于这书二十年间的曲折经历，在新版出书的时候，我不但作了新的校订，再度润色了文字，修改了差错，并且抽掉一九七八年版的《新版前记》，重写了这篇《前记》。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往事回首，作为执笔者的我，也感到本书的经历和命运相当奇异。它的坎坷和幸遇，一切都出于作者意料。

这么一本不够二十万字的文艺随笔集，放在书店的柜台里，并不怎样惹眼。但是它出版以后所遭遇的风暴雷霆和承受的阳光雨露，却完全逾越常情，以至在二十年后的今天，新版出书之际，我禁不住想把这些奇遇扼要告诉读者。

二十年前，我经常收到读者们的来信，询问：“你们的写作经验是怎样的？”“文学创作有什么门道吗？”一封封信都答复，是不可能办到的事。我就有了一个念头，把我所

知道的若干艺术表现手法写出来，作为回答。经过《上海文学》杂志编辑部的鼓励，就一篇篇地写下去了。当时，一般的文艺理论书籍，印行数大抵只有一两万册以至数万册。我颇有意用一种轻松风趣、活泼生动的笔调，寓艺术道理于谈天说地之中，希望能够创造一个记录，使本书销行十万册。

五十年代后期，“左”的错误已经日渐抬头，许多无辜的人遭到各种不幸，特别是大批的人被错划为“右派”，造成了相当的历史影响。在这种情形下，文艺界有一种讳言艺术技巧的风气，仿佛谁谈论这方面的事物，谁就是想脱离政治，就是不走正路而走歪门邪道。书店的架子上，探索艺术本领的书籍寥若晨星，似乎只要“突出”一下政治，一切艺术问题都会迎刃而解。略为有点趣味的东西被目为“趣味主义”，谈论技巧则被目为“技巧主义”。但由于六十年代初，正值经济困难时期，万事待理，一个空前规模的政治风暴，还没有酝酿成熟，即后来的“十年浩劫”还没有来临。所以表面上还没有什么风浪。尽管如此，好些朋友已经纷纷向我提出警告：“你为什么写这种东西？”“谈论艺术技巧是最危险的，将来你就知道。”但是，我自问无他，“把一些艺术表现手法的道理告诉年轻读者，帮助他们掌握文学手段，有什么错误呢？”实际上，我是始终拥护广泛的革命功利主义的，我一直认为文艺应该对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起推进的作用才对。但是，文艺为人民、为社会主义服务，范围是广泛的，而不是狭隘的。我反对狭隘的，开口闭口“斗争”，而完全不涉及解决各种实际问题，连提高一般读者又

化水平也不放在眼里的“理论”。因为觉得自己朝着这条途径写点文艺理论并无错误，于是一个劲儿写下去，并且把稿子交给上海文艺出版社刊行了。

《艺海拾贝》出版后受到读者相当程度的欢迎，数年之间，印刷了好几次，除上海外，新疆也印了一版。总计起来，销行了约莫十万册，和我原来预期的状况差不多。还有好些大、中学校，把它作为学生补充的学习教材。

不久，“史无前例”的十年浩劫开始了。“左”得离奇怪诞的“横扫一切”的浊流汹涌，《艺海拾贝》在华南首当其冲，被批判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全面地、系统地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报纸这样一声讨，数日之间，有几千人冲进我的住宅，捶破了门，踩烂了床，并搬走了我大批的书籍。报纸用大字标题称呼我为“艺海里的一条响尾蛇”。我对这一切“批评”，煞象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完全感到莫名其妙。在以后的一段日子里，到处都在焚书，这本书当然也在被焚毁之列。但是在我整个丧失自由的日子里，我对本书，只承认有欠缺，从不承认是什么“大毒草”。事后，我才知道因阅读和藏有这本书而受到各种程度“冲击”的人是相当广泛的。

在这个时期，大陆上的“禁书”，有不少在香港被书商们乘机翻印牟利了。《艺海拾贝》也被翻印了好几版（这是若干年后书业界的朋友告诉我的）。由于这样的缘故，本书又被辗转销行到海外好些地方。一些海外读者因此熟悉了我，以至于后来，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的华文报纸还登了

关于我的访问记。

粉碎万恶的“四人帮”以后，拨乱反正，我国各项工作逐步走上了正轨。在历经十年浩劫，创巨痛深之余，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逐渐恢复，文艺界也日益出现了繁荣景象。

《艺海拾贝》和许多曾经被禁的书一样，增订再版出书了。它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印刷了两次，一共四十万册；浙江租了纸型，也印行了三万册。它们都迅速售罄。我收到了大量读者来信，二十年间前后合计约莫有两千封，发信人遍布全国各地。这些书信，有的表示欢迎，有的热情鼓励，有的是商榷某一观点或者指出某些瑕疵，而最大量的，则是夹了钱币（这当然是不合邮局规定的，但由此可见他们求书心切）或邮票，委托作者代他们购买。对这最后一点，我只能满足边远省区很小一部分读者的要求，其他的都把钱退回去了。现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决定在一九八一年再印行十万册，如果连同从前海内外印刷的一起统计在内，那么，它的总印数就将近是七十万册了。

我自己觉得：《艺海拾贝》在读者中间是产生了相当影响的。就是在它被查禁期间，也有些读者冒着风险，把它换了封面，悄悄保存下来，更有好些读者，独力或几个人手抄成本，在各个范围内暗自流行。两年前，有个读者买到了新出的书，就把手抄本亲自在北京赠送给我了。因为它在读者中间产生了相当影响，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曾经扼要对本书作了介绍，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更是好幾次广播了其中的约莫三十篇。一本文艺随笔集被电台作了系统广播，这大概是一件

比较新鲜的事了。

我写下这些，既不是诉说不幸，以期博取人家的同情，也不是“卖花赞花香，卖酒赞酒辣”。我只是把前前后后的事情综合起来谈一谈，以说明《艺海拾贝》一书的奇异经历。近十多年间，有这样奇异经历的文艺作品大概并不很少，这实际上正是当代中国曲折历史的一个投影。事实上，

《艺海拾贝》并不是我付出精力最多的一部书，它的系统性也并不很强，虽说好些篇章写得稍为生动活泼和饶有风趣，但也并不是所有篇章都如此。这本书历经风暴而没有挫折，二十年间能够不断重版，在文艺理论书的印数上创造了一个比较高的记录，它说明为读者所实际需要的东西是压不死的，而以饶有风趣，通俗生动的文笔来介绍文学理论知识，确为广大读者所欢迎。实际上本书所阐释的道理，并没有多少深奥之处。这种状况说明，以较为活泼的文笔，通过形象和故事，介绍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哲学、艺术各方面的理论知识，都着实大有可为。我想：在生动活泼的文风能够日益发扬的情形下，更好的文艺理论书籍必将大量涌现，那时，我这样的书就可以“消亡”了。我个人希望：这本书将来能够销行到一百万册，然后“寿终正寝”。在这种情形下，本书出版生命的结束，我将感到顺理成章，十分高兴。

一九七八年，经过十年浩劫之后，《艺海拾贝》重版的时候，我曾写过一篇《新版前记》。那个时候，对于十年浩劫的结论，党中央还没有完全下定，我对好些事情的措辞仍然煞费苦心。另一方面，经过十年的封锁，长期搁笔，一个人也

有点象蚕茧里的蛹似的，蛹虽然能够活动，却不大活泼。因此，旧前记中有些措辞是存在一些不够恰当的地方的。在这一版中，我接受好些读者的意见，把它抽去了，另写了这一篇新的前记。这对于原来并不知道本书曾经有过一段曲折经历的年轻读者，可能会有些参考价值。

读者们如果想要知道本书的写作经过，就请看看原来的跋文吧！这里，我顺便向各方热情给我来信鼓励的读者们致意，请你们原谅我未能一一复信吧，我是感谢你们的。

秦 牧

一九八一年二月·广州